

西藏文化旅游丛书

阿里史话

作者：古格·次仁加布
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文化旅游丛书

阿 里 史 话

古格·次仁加布

！ 西 藏 人 民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里史话/古格·次仁加布著.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3

(西藏文化旅游丛书)

ISBN 7-223-01492-X

I.阿... II.古... III.阿里地区—概况 IV.K9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02)第 072335 号

阿里史话 (西藏文化旅游丛书)

-
- | | |
|------|--------------------------|
| 编 著 | 古格·次仁加布 |
| 责任编辑 | 西绕拉姆 |
| 出版发行 |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3 号) |
| 印 刷 |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
| 开 本 | 787×960 1/32 |
| 印 张 | 5.625 |
| 插 图 | 2 |
| 字 数 | 111 千 |
| 版 次 |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01 42,000 |
| 书 号 | ISBN 7-223-01492-X/Z·121 |
| 定 价 | 11.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冈仁波齐峰



古格王国遗址



朵香江秋曲丹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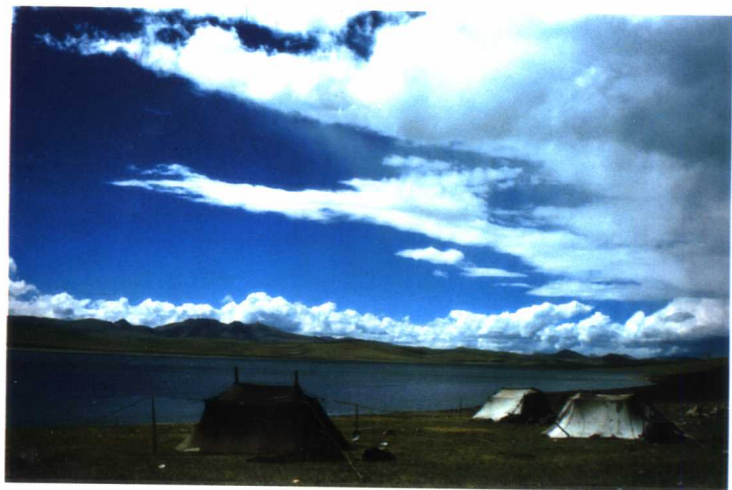




楚鲁松杰女装



底雅女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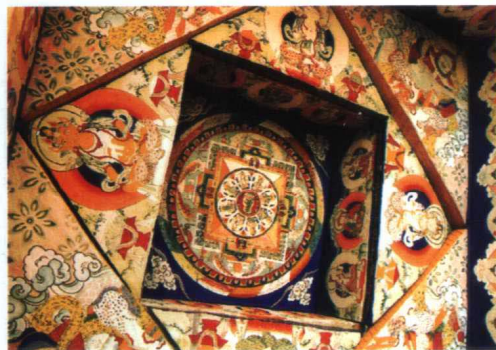
改则一牧点



江秋林寺的壁画



益日寺壁画



嘎林卡塔的壁画



日土岩画



普日寺的经版



底雅寺所藏经籍

目 录

阿里史话	(1)
浅析拉喇嘛益西维在噶罗被害真伪	(62)
大译师仁钦桑布传略	(74)
我故乡的神祇—迈拉赞	(80)
阿里地区传统的噶尔恰钦盛会	(89)
神山冈仁波齐史话	(97)
圣湖玛旁雍错史话	(120)
阿里名刹托林寺	(128)
雪山明珠普日寺	(141)
秘境深处益日寺	(146)
阿里古刹廓恰寺	(151)
普兰贤佩林寺	(159)
阿里噶尔扎西岗寺	(162)
日土宗伦珠曲德林寺	(172)
阿里地区寺庙、拉康总表	(175)

阿 里 史 话

在幅员辽阔的伟大祖国西南边陲之最西端，在巍巍高耸的世界屋脊之巅，在巍峨的喀喇昆仑山脉之西南，在绵亘而瑰丽的世界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之北，有一块面积约三十一万平方公里，南北宽七百五十余公里，东西长三百余公里的辽阔地区。

境内莽莽雪原，一望无际，巍峨雪山层峦叠嶂，峰岭嵯峨，气势磅礴。河流纵横，奔腾湍急，壮丽湖泊，星罗棋布。水草丰美，物产丰饶，空气洁净，沃野辽阔，风景迷人，她就是生我养我的可爱家乡，世界屋脊之屋脊——阿里高原。

它东连那曲地区，西与印度实际控制区克什米尔地区和喜马偕尔邦、北方邦以及尼泊尔的达尔丘拉地区相接壤，并有喜马拉雅山作屏障。南与尼泊尔的欧穆罗、穆古等地区相连，东南由马攸木拉山与日喀则地区的仲巴县、萨嘎县等相隔。北倚昆仑山南麓，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邻，平均海拔在四千五百米以上。

千百年来，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阿里人民，世代相依，利用这里独特的自然资源，适应独特的自然环境，用高原民族极强的毅力、智慧及勤劳的双手，共同创造了

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明。

阿里历来是我国一个极有影响和具有战略意义的边陲要地,尤其阿里在藏族宗教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佛教传入藏区以前,这里是藏族本地原始的自然宗教苯波教的发祥地。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即佛教后弘期兴起之际,阿里又是上路宏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源头。到后来,在整个藏区最有影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前身——噶当派也是从这里宏扬,故阿里在藏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军事、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阿里”,一词是藏语音译,意为“属地”、“领地”、“领土”等。直到9世纪初叶时,这里仍称“象雄”。在汉文史籍中,不同朝代对其称呼各异。9世纪前被称为“羊同”,元代称“纳里速古鲁孙”,明代称“俄里思”,到了清代方称“阿里”,直至今日。而在藏文古籍中,“阿里”一词是9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吐蕃王朝赞普之后裔来到这块原属象雄十八部的统治区域,并在此扎下根后,乃认为,从此时起这块上部区域确乎名副其实地臣服于赞普后裔的统辖之内,故此,才有“阿里”的称谓。到9世纪末至10世纪或更晚些时,“阿里”一词便在各种藏文史籍中才屡见于记载。

远古时期

阿里的文明史极其悠久,据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于1992年,在阿里地区七个县境内进行

了较为全面的文物普查后,发现了大量的距离现在大约一二万年以前人类已经在这里从事生产劳动的低级阶段活动的各类遗迹,这就是我们所知阿里境内最早的原始人类文明史。该文物普查队艰苦工作,在日土、革吉等县境内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及新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及其文化遗存。尤其发现了数千件经过人工打制的石片、石块、石器。

在日土县夏达错东北岸地点发现的各类石器,说明这一带的阿里古人已经能够制造、使用工具,他们制作石器,已经有了几种不同的方法,用一块石头去敲击或垂直砸击另一块石头,或拿一块石头往另一块较大的石头上碰击,从而打下大量可用的带刃石片,并修制出各种石器。大部分的石器都是石片经过单方面修理制成的。只有一部分,是石片未经修理就直接拿来使用的。根据不同的形状和用途,石器大致可以分为石片、切割器、刮削器、手斧、尖状器、砍斫器等类型。有的石器可用来砍斫和修制狩猎的木棒,有的可以用来割兽皮兽肉。通过他们制造和使用的工具,可以看出,在走向创造人类文明的道路上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在噶尔县门士区境内的几座遗址内发现了很厚的灰烬,可以看出他们经常在此烧烤兽肉,并且已经能够保存火种,使用火和管理火了。当然,火的使用,是远古的阿里人可以熟食,从而缩短消化食物的过程,有利于从食物吸收更多的营养,促进体质上的进步和健康。同时,火可以用于御寒、防御猛兽侵袭,并能有效地帮助狩猎。后来也出现了人工取火,这样一来,阿里先民们支配自然的力

量大大地进步了,恩格斯认为取火的发明比蒸汽机的发明还重要。他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磨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磨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取火的发明和使用,使此后许多重要的发明,如陶器、金属工具等成为可能。

在噶尔县丁仲胡珠孜地点发现了陶片,共 30 片,均较碎小,最大者仅 5×3 厘米,难以确认其器形。陶片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泥质陶略多于夹砂陶;泥质陶多呈红色,夹砂陶多呈黄褐色,火候都较高;部分陶片的外壁饰有花纹,种类有彩绘条形纹、刻划的线纹及压印的绳纹、叶脉纹等。制陶是古人类的重大发明之一,它表明人们的智慧不限于自然物的加工,而能完全制造出新的东西来。尤其是烧土,也可以作为原始建筑的墙基。这一切,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进步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彩陶不仅是使用的,而且还是一种美好的工艺美术品。陶片上的彩绘花纹反映了当时古人的脑力劳动,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丰富的想象力。

从以上发现的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等各种器具充分证明了阿里的先民们在新、旧石器时代和陶器时代已经就在这些地方活动。而且他们在此时已用这些石、陶碎片制成各类粗陋工具适应于各种用途。毫无疑问,这些简陋的工具对当时阿里先民们的生存和生活及生产等各方面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从此时起阿里先民们在这里创造了自己非凡的文明史。

在阿里地区日土县日松区任母栋、日土区鲁日朗卡、

斡江塔康巴、朵布钦以及朵玛区恰克桑等地发现了大量的阿里古代先民们游牧生活和活动的岩画。从所画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主要的生产为畜牧和狩猎。而依据他们使用的盾牌、长矛、刀剑等武器,充分说明金属器的普遍运用,从中窥见岩画制作的年代理应晚于此地金属器的出现,亦即属于早期金属时代。同时,岩画从未涉及有关佛教的内容,因此,可以断定早于佛教传入阿里地区以前。

岩画的内容丰富多彩,有羊、牦牛、鹿、马、驴、骆驼、狼、狗、虎、豹、鸟、鱼等动物,并有人类狩猎、放牧、舞蹈、骑乘及日、月、山、植物、器物 and 表示各种原始自然宗教的符号。这批数量甚多、内容丰富、有颇高的历史、文物、艺术价值的古代岩画在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其它地方是很少发现过的。它反映了阿里古代先民的聪明才智,是古人们对自己物质、精神生活的艺术再现,更体现了阿里古代先民为我国古代岩画艺术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尤其,它对今天的后辈们更好地了解阿里的古代历史、文化、宗教等有极大的帮助,是阿里古代先民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并且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古代岩画史和灿烂的古岩画文化的伟大画卷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象雄时期

阿里地区更是古代象雄文明的发祥地,“象雄”一词在汉文古籍中称“羊同”,诸如在《通典》、《册府元龟》等古书记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在

《唐会要》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在藏文古籍《苯教源流精要》载“象雄之实际地域，上部与克什弥尔、锡克相接，北与霍尔、松巴接壤，南致印度、尼泊尔”。《漫谈精粹》载：象雄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为琼隆一带，中部为当日、达廓，下部为景叙六宗，也就是上部为以神山冈仁波齐峰和圣湖玛旁雍错为中心的地带，中部为藏北著名神山达廓查仁和圣湖当惹雍错为中心的辽阔牧场，下部为藏东著名神山景叙日斡泽珠为中心的山岭地带。《详部神山志》载：天宇之任命的世间象雄王，共十八位王，他们都戴有不同质地的禽翼状冠冕。

总之，象雄是吐蕃赞普后裔吉德尼玛贡来到此地之前，阿里地区的泛称。它是古代藏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又是藏族古代原始宗教的发源地。其独具特色的文明体系和政治体制等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期冀重建和勾画出这一所谓被遗失的文明，为我们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增添美丽的色彩。

在古代象雄文明的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中，闻名于全藏乃至中、南亚的四大河流，号称“四大圣河”或“四泉河”，起过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这四大名河皆源于世界之颠阿里高原。

众所周知，每当我们翻开世界史册，便可以发现一种普遍的现象，亦即河流对人类文明史上起过的重大作用。凡大河流域是人类的发祥、繁衍和聚居区。这是因为大河流域自然条件相对好，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适宜人类

的生存和农牧业的生产。尤其,人类生产水平极低,在对大自然依赖很深的古代,河流对人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诸如,世界古代文明的摇篮尼罗河、黄河、恒河、狄克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等一样,在世界屋脊之屋脊阿里高原的狮泉河、象泉河、孔雀河、马泉河等四大河流也孕育了古象雄卓越的文明。

象泉河,以源头流自形似象鼻的山谷而得名,藏语称“朗钦喀拔”。从噶尔门士流经札达的托林寺、古格王国遗址、大译师仁钦桑布的故乡底雅等名胜古迹,往西流出国境。流入印度后称萨特累季河(又译苏特里杰河),在巴基斯坦同奇纳布河汇成潘杰纳得河注入印度河,是印度河的主要支流。全长 1450 公里,流域面积 39.5 万平方公里。富水力与灌溉之利,中流开凿灌溉渠道较多,灌田约 80 万公顷,河口至印度费若泽泊勒附近可通航。在其阿里境内的流域是古代象雄文明的中枢地带,诸如达瓦琼龙欧卡(卡,意即城堡),佩旺羌泽卡、碧帝卡、曲木帝卡、其美噶羌卡以及古象雄最负盛名的古格杂布让卡等均在此河流域。也是藏传佛教后宏期重要的传播区,至今保留象雄文明和藏佛后宏期文化最完整的地带,诸如古老的城堡、殿堂、壁画、窑洞、传说、音乐、服饰等。

孔雀河,源头流自状似孔雀开屏的山谷而获此美誉,藏语称之为“马甲喀拔”。经喜马拉雅山南坡后称恒河,流入印度和孟加拉国,注入孟加拉湾。全长 2700 公里,流域面积 106 万平方公里。下游同布拉马普特拉河汇流后,形成广大的三角洲。水量丰富,便于灌溉和航运,在其下流流域内人口稠密,盛产稻米、黄麻、甘蔗等作物。

在阿里境内流经普兰县的朗噶琼宗卡、噶尔冻卡、达拉卡、嘉狄卡等象雄文明的遗址。这儿盛传诺桑王子的故事，处处充满着故事中的典故，美丽动人的传说，猎人家族的传承。还有普兰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平措旺布头人的史话。这儿的歌舞和服饰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和象雄文明的遗迹，尤其在咫尺河岸的廓恰寺是藏佛后宏期文化的集大成寺。

狮泉河，发源于神山冈仁波齐北部，源头流自似雄狮张开大口的山崖而得名，藏语称“森格喀拔”。上游流经革吉县境内的邦巴森堆、森脉、纳普及噶尔县境内的甲牟、扎西岗、典角等，这里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雄伟壮观的雪山、美丽如画的丘陵、梦幻般的自然景观、野生动物的乐园。更有辽阔地域、矿产资源、地热资源、太阳能资源、水资源、草场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等丰富多采。沿河还有日拉卡玛、顶仲泽陶器遗址、扎西岗寺等古老的名胜古迹。它最终经托布噶鲁勒出境后称印度河，入经克什米尔、巴基斯坦、注入阿拉伯海。全长 3180 公里，流域面积约 96 万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萨特累季河等，在巴基斯坦东北部流域形成肥沃平原，南部河谷较窄，海得拉巴以南又分支入海，形成三角洲，面积约 8000 平方公里，灌溉系统较发达。

马泉河，源于形似骏马鸣嘶的口中喷流直下而得此美名。藏语称“当却喀拔”，流自神山冈仁波齐东南部，流经仲巴县境内时称“玛藏河”，自萨嘎开始称之为“雅鲁藏布(江)”，直至整个中上游流域。在其流域有麻庞布莫卡、色日竹木卡等，都是古象雄十八部的重要城堡和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的繁荣区。至今我们在这些犹存的古城堡遗址中依稀可见当年古代象雄强盛的情景。马泉河是雅鲁藏布江之源头,它不仅对象雄文明起过重大的作用,而且对西藏各个时期、各类不同地域文明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等起过巨大的作用。下游称布拉马普特拉河流经印度东北部和孟加拉国,同恒河会合后,注入孟加拉湾,长 1113 公里(下游),其灌溉价值仅次于恒河。

吐蕃时期

古代象雄王朝的强盛一直保持到松赞干布的联姻,赤松德赞的征服或更晚些时候。也就是说,松赞干布也未能用其强大的武力来征服过它,只是颇巧妙地运用了联姻的办法,“与象雄王子方面联姻结好”即松赞干布娶了象雄王黎弥嘉(象雄语,意即国王,而非某一位国王的名字)之女象雄萨黎特麦。还将自己的妹妹赞蒙赛玛噶德嫁给象雄黎弥嘉作妃,才使雄居在世界屋脊之屋脊的象雄王国渐渐成为臣服于吐蕃王朝的辖区,当然赤松德赞时,一度用武力征战象雄领地,并把一位国王杀死在羌塘著名的圣湖当惹雍错一带。但无论如何,象雄仍旧保持了它原有的多种传统特性,诸如,在札达县杂让乡喀泽卡宗城堡遗址中,发现的一座土林洞内所绘的“七政宝”壁画图中,大臣宝戴的冠状帽就保留了象雄王冠的形状,还有各种形象逼真的地方神像及其服饰等。

到了公元 9 世纪中叶,由于吐蕃王朝内部大贵族之间相互争位,少数大臣擅权,加之佛、苯两教的上层权臣